

作为在大别山里或山脚下生活的六安人，怎么也与茶脱不了联系。说茶伴人生没有夸张，六安人能够例外者少之又少。我是农家出身，对生活不讲究，从未将茶喝出高雅来。这大概与少年时期一直是伴着大茶度过的有关。

我小时候，家里就喝茶，不过不是今天的六安瓜片、金寨毛峰、霍山黄芽、舒城小兰花……而是买的“大茶”，是清明后摘了叶子的茶叶梗，连着叶柄炒制而成的，黄澄澄的，长短不一，抓起来都戳手。春夏秋三季，水烧开了，直接抓一把大茶扔进装开水的钢精锅（实际是铝皮制作）或瓦盆里，冬天则用粗制瓷质水壶、陶制水罐。刚记事时看到家里、邻居、亲戚，家家用搪瓷碗、大茶杯、大海碗从大钢精锅里舀出黄亮亮、红都郁的汤汁，对着嘴咕嘟咕嘟猛灌，然后痛快地“嗨”一声，好甜好爽似的，甚是享受。在一次次目睹之后，我终于忍不住，就趁大人不在，站上大板凳，从大桌上的茶盆里偷得一小碗，学大人样急吼吼往嘴里猛灌。啊！又涩又苦，中药似的！从此，再也好奇去喝这“药”了。

然而，家里日日都断不了这“药”，无论是在大生产队时，还是大包干以后，每天家里人上工都要带上这“药”。每家必有一人扛着铁锹、扁担等农具，在背后这一头挂着一罐或两个罐，趁了渴了，就猛灌这“药”，真是又解渴又消暑。下午，4点多钟有个半小时左右的打盘（休息），许多人就用这“药”泡白米饭来加油，痛快极了。大人在远一些田地干活时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按照大人嘱咐，在打盘时间送去凉开水和米饭。那大茶因为茶梗，便十分出茶，续个两次水，茶汤依然是黄亮亮的，第一道茶刚入盆里由清淡变黄，再变红黄，喝了再续水就变黄，喝了再续水依然有茶味。如此经济实惠，农家人自是喜爱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自然的，到10岁以上，我也就爱上了喝大茶，爱上了凉茶泡冷饭。

八零后、九零后及更早的孩子们，闲暇爱好听故事和讲故事。好多故事一代代相传，填补了日常娱乐空白，也给最初头疼的作文带来了灵感。部分接地气的故事让某些小地方被众人知晓，如“铁打铜山寨”的青山铜山、“药草洼的锣鼓——各打各的”的青山药草洼，“收摊子赶南岳庙”的狮子岗南岳庙，“火烧四街头，不烧中街夹底壳”的苏埠尤巷。

随着网络发展，新时期的孩子们热衷看影视剧、玩游戏、刷短视频，对传统故事淡化了，一些讲故事的人也渐渐老去和离开。这半年，我看了裕安区曾流传于山村和街巷的故事传说，了解到一些在民间文学方面曾做过搜集整理等努力的老先生们，他们把口头话语转化为文字，人不在在了，但曾流淌他们笔尖的故事依然亲切。很多故事耳熟能详，而他们的名字往往不被大家熟悉。

许正英，在六安是知名人物，是史志专家、曾主编《皖西历史文化》《六安文化志》《六安地区文化志》，参与编纂《六安县志》《六安地区志》，出版《皖西民俗》《皖西抗日纪事》《皖西诗联集注》等。许老也是民间文学大家。他1929年8月生，马头镇人，历任小学校长、县文教局视导员、《六安报》编辑、县文化局副局长等职。退休后住鼓楼街道，编印了三本书，2007年的《怡养轩丛谈》，2015年的《茶余饭后》，2017年的《古稀话旧》，收录不少民间故事。其中对朱元璋在裕安行踪的传说介绍得全面，其在四望山、卧龙湖、浴龙湖、望山寺、独山寺、齐头山逃难历程充满传奇。许老整理过有趣的生活故事，如王开花走运、张老汉千里送鹅毛、孩子丢了花心慌、王媒婆讲亲、胡蛤蟆当驸马；整理过充满想象的神话传说，如张四姐下凡、郭四与水鬼、九头鸟、黄莲寺沙弥、王老五捉鬼、霍大公灭妖、钱秀才打僵尸；整理过机巧的诗文故事，如汪举人进京赶考、文秀才招亲、姑嫂相戏、三个女婿拜寿。巧的是，汪举人进京赶考情节，和我1997年听中店乡杨公庙初中解林老师说的新科状元店居在六安。我见过许老一面，那是2018年6月在裕安区举办的马头镇《永远难忘乡愁》新书首发式，马头

茶伴人生

严仍江

小时候，有时跟着母亲去六安城云路街与鼓楼街相交、门朝北的那家土产公司买茶叶。母亲说，土产公司的茶叶新鲜，最便宜。到了那里才知道，茶叶还有绿色的片茶、毛峰和小绿茶。那小绿茶，蜷成一个一个小团，但翠绿翠绿的，印象极好。可惜，喝不起，母亲每次都只买那用黄纸包着的黄灿灿的大茶。其实，这大茶应该就是现如今人们又开始喜欢上的“黄大茶”。前年，霍山朋友寄了2斤黄大茶给我，说是可以抑制“三高”。起初我不知道“黄大茶”像什么样子，急急地打开包，一看，通黄的，可不就是小时候就熟悉的那“药”似的大茶么？不过一泡，还是有区别的，茶里有大叶子，不过过去都是茶棍子，闻起来也好像更香，喝起来甜甜的。上网一查，虽然没有查到这“黄大茶”能抑制“三高”，但好处确是很多：可以缓解疲劳、振奋精神，可以帮助消化、养护脾胃等。

一直到十五岁上金寨师范学校的第一个寒假，我才用自己省下的助学金到县城梅山镇茶叶公司，犹豫、磨蹭了半天才买了一斤“外销绿”。请营业员包成了两包，一包送了初中数学老师，一包自家享用。我们一家老老小小从没有喝过那么翠绿、那么香气扑鼻的茶。

能够喝上瓜片、毛峰之类的绿茶、细茶、好茶，已经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。我参加工作有了工资，更主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、生产力大发展，物质开始丰富了，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。逢年过节，亲戚朋友往往有茶相互馈赠，当然多以六安本地

毛峰、黄芽、瓜片为主，而且多为山民自家茶园、自家作坊手工造为主，用塑料袋、纸袋一装，铁皮桶算是好的了。那些茶看上去乱糟糟的，颜色墨黑、有的甚至绿中带黄毛茸茸的，品相确实不咋的。但开水一冲，连叶带汤在玻璃杯中就亮绿起来，叶子尖儿朝上起伏游动，不同茶叶儿形状不同，有的像雀舌，有的像瓜子，有的像兰花，有的像瓜爪……甚是好看。一闻，清香扑鼻，沁人心脾；一尝，如啖甘饴，润人喉脾。

一次参加国家级出版社编写小学语文教科书配套读物，举荐家乡特产，便对六安瓜片的生长、生产、历史、影响等比其他茶有了更多一些了解。在唐代称“六安茶”为茗茶，在明代“六安瓜片”为“茶之极品”，在清代正式称“六安瓜片”为贡茶。2007年俄罗斯“中国年”，“六安瓜片”与“太平猴魁”“黄山毛峰”“绿牡丹”共同组成中国茶“国礼”盒，被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，传达中国人民的友情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。已故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最爱喝六安瓜片——叶挺将军向他推荐，即便在病重期间，他想喝的仍是六安瓜片。

伴着新世纪的脚步，我接触到的六安茶便更多了。喜欢买大别山内山茶——霍山大化坪黄芽。这是明前茶，三个芽尖儿，看上去黄拉拉，但一泡，茶汤黄中带绿，喝起来微苦带香，可泡三壶。以后有同事强力推荐说家乡舒城小兰花好，便又去买来喝。这舒城小兰花比霍山黄芽毛更多，白蒙蒙的一层，也禁得住泡，茶

形茶色与霍山黄芽差不多，就是味道更重些。有人说舒城小兰花喝起来有一股兰花味，也许是我品茶道行不够，以后喝了十几年，直至今日也未喝出兰花味儿。许是各人的口舌味蕾不同吧，并且各人对不同的茶感觉不同，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么多不同品种、不同系列的茶。不过，那都是对茶博士们来讲的，对于我这个粗人来说，我觉得六安茶好喝，黄山茶闻起来也挺香，安吉茶也够味，龙井茶也挺好，福建红茶、乌龙茶、云南的普洱茶也都很好喝，但真要我说出自自的一二三四五也说不出来。一言以蔽之——都是一方水土孕育的山珍，都是一方人炮制的佳品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罢了。

过去没有冰箱，绿茶没几个月就开始跑色了，不到一年就全变黄了。对于跑了色的、隔了年的绿茶，也可喝，也可另有用处。可以用茶叶煮蛋；可以用茶叶水明目，热水熏水洗。感冒了，可以用热茶叶水通鼻塞；腿酸了，可以用热茶叶水泡脚通经络。我觉得最好的还是用茶叶装枕头，又沁香又吸汗、又醒脑又明目……

茶伴人生是快乐与幸福，人生如茶又将是一种境界与修养呢？现在退休了，喝茶有的是时间，不知能否真正品出其中滋味，从口中喝出茶道来。若真能喝出“七碗清风”的感觉，喝至“每随佳兴入诗坛”的境界，喝至“人生如茶”的层级，作为六安人又将是怎样的感受和心情？恐怕也难，不过可以试试看。



责任编辑：徐媛



一片绿叶，从遥远的史河上漂来。神农氏的魔法点化，赋予它无尽的能量，陆羽的导航罗盘，使它向阳前行。小小的叶片上，承载着厚重的内容，既有禅经佛卷，又有唐诗宋词。一路歌唱，有高僧的偈语，村姑的山歌。顺流而下，走过了唐驿宋栈，元明清的市肆。它漂洋过海，浪迹天涯；它香飘九州，泽润四海。

它是中国的别称，茶是华夏的名片，瓷雕塑了中华的形，茶洗铸了大汉的魂。

它是帝王深宫的专宠，它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，它在王妃千金的玉盏中轻歌曼舞，它在村夫茶汉的粗碗里沉醉酣睡。

一叶一菩提，那一片绿叶，凝聚了天地之精华，蕴藏着宇宙之玄机。蕴藏着宇宙之玄机，只有潜修的苦心，永葆青春的本性。它是一叶方舟，超越众生，朝饮暮醒，日品日新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茶是上品，人生三味烟酒茶，茶最清静。

一片叶，荣到枯为一世，枯回荣为重生，在烈焰中涅槃，在煎熬里升华。循环起伏，因果轮回，煎煎人生缩影。一片叶是小世界，一壶茶是大乾坤。一壶在手，天地尽在掌中，可以尝百态，味万象，思八极，梦一元。人生如茶，茶禅一体。那一片青绿，就是佛陀化身，蕴含无限滋味，你品，你细品，你慢慢品。

带着星星看世界

孙军

五月的长江，水势初涨。金寨星星小镇的师生一行61人，在晨光中列队走出“你好酒店”。这些特殊的旅人——31名自闭症青年和30位老师，将开始他们期待已久的“两江一峡”之旅。队伍不算整齐，有人数着步数，有人攥着老师的衣角，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

（一）

旅游大巴驶向三峡大坝游客集散中心。下车后，老师孩子们依照每晚外出散步时那样顺序，在三峡大坝前“另类散步”。这些镶嵌在山间的电梯让孩子们格外兴奋——不用费力攀登就能到达高处，这对运动协调能力欠佳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小霖地拍打着电梯玻璃，发出欢快的叫声；平时总是低头不语的小童，此刻也把脸贴在窗上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外面。

站在坛子岭观景台，大坝如巨龙横卧江面。老师用简单的语言解释着：“看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。”多数孩子并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他们能感受到这份震撼。突然，明明像每晚睡前一样朗诵起来古诗来：“两岸猿声不住……”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孩子们面面相觑——原来这个总在角落里自言自语的孩子，早已把这些诗句记在心里，又从眼前美景中迸发出来。

在截流纪念馆，几吨重的三角石静静陈列。老师蹲下身，拉着孩子们的手触摸这些冰冷的石块：“很多很多这样的石头，才建成了大坝。”小伽突然用力拍打石块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，像是在回应老师的讲解。这一刻，老师们相视而笑——带他们出来看世界的辛苦，都值得了。

（二）

午后登上游轮，孩子们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。西陵峡的青山绿水扑面而来，这原始的风貌让这些对光线、色彩异常敏感的孩子格外兴奋。小罗一直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描摹着山的轮廓；平时容易焦躁的尧尧，此刻却出奇的安静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面上跳跃的阳光。

甲板上，老师们带着身穿海军蓝的孩子们拍照，迎风招展的红旗下，这群清静日秀的孩子多像学成归来，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。小满突然指着峭壁上的一棵大树大叫：“摇！摇！”原来他注意到树枝在风中摇曳的危险。这种对细节的敏锐观察，正是他们的特点。老师趁机讲解：“树根很结实，不会掉下来。”虽然未必听懂，但小满似乎安心了许多。

（三）

当游轮驶入葛洲坝坝前，最神奇的经验开始了。闸门关闭后，水位开始下降。对常人来说这只是个有趣的物理现象，但对这些感知特殊的孩子而言，却是一场真实的魔法。小松宇紧紧抱住老师的胳膊，哇地哭出声来，显然被这种“地面在下沉”的感觉吓到了；而平时害怕变化的小轩，反而出人意料地平静，甚至试图用手掀开湿漉漉闸室上的贝壳。

当闸门重新打开时，几个孩子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——这是他们表达快乐最直接的方式。这种纯粹的反应，让周围的普通游客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夕阳西下，游轮返航。多数孩子都累了，有的靠在老师肩上打盹，有的摆弄着今天捡到的小石子。突然，几乎从不主动说话的介鉴指着窗外喊：“鸟！”这个单字让所有老师都转过头来——要知道，这是他除了吃饭喝水外第一次主动说话。

回酒店的车上，老师们交换着今天的发现：谁对水形特别感兴趣，谁记住了大坝的形状，谁在船上第一次没有发脾气……这些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进步，对他们而言都是巨大的突破。

江水依旧东流，不问人间悲欢。但今天，这31颗特别的星星，在长江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光芒。回望渐渐远去的江面，老师们知道，这次旅行收获的不只是风景，更是打开这些特殊孩子心门的钥匙。明天，他们将带着这些星星，去看更广阔的世界。



陆秀红

也是土门店许继慎的祖籍地，2023年我整理地方党史资料，认识区发改委的许大鵬，是其子，得知许老2023年2月去世了。

高璇枝，是位老师，《六安民间故事全书裕安卷》收录了他整理的不少故事，如只做翰林不做官、更夫巡夜受重赏、霍少爷败家等人物故事，美人墩、黑狗洞、王八拐银塘、石鼓墩子、骚姑堰等地名典故，这些多流传于徐集、丁集、江家店一带。高老1935年9月生，徐集镇三岔村人，六安县初中师范毕业后，先后在固镇镇鱼塘小学、小河沿小学、丁集中学、双河中学、徐集中学任教。1982年，辅导学生作文汤大明《把握现在》、朱宣贵《圈》分别获华东六省一市作文竞赛一、三等奖。这是语文老师担当自来的事，退休后住龙河附近，也编印了三本书，2004年的《金桂飘香》、2009年的《乡野拾趣》、2010年的《耕耘在乡村》。第二本为故事集，六安师范范校长张义普作序，称该书“散发芬芳的乡土气息，多侧面地反映人间万象”。我没见过高老，在网上很难找到他的介绍，只看到知网里《安徽教育》1987年刊其一篇论文。通过联系在徐集中学、现在区委党校的张应原老师，方知苏埠镇文厂站许可超是其子。许站长很热情，带来其父三本书，我

拜读后深感其中的乡情厚重和良师风范。高老2012年4月去世。

周其庆，曾是六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顾问、安徽省戏剧家协会会员，参与编辑《皋陶与六安》《六安沧桑》《皖西经纬》《皋陶文化》等，新编过历史剧《淮南王英布》等4部，革命现代戏《独山烽火》等6部。1983年他完成关于许继慎的剧本《正气千秋》，我在网上看过一个油印本。周老在专业剧本创作、皋陶文化研究外，也整理民间故事，其中皋陶的传说是个系列，如皋陶与金六安、皋陶庇佑刘铭传。他1940年生，在裕安区文化局退休后退居华山街道。2016年5月，我在一次裕安文采风团中认识他。2022年前后，他常从和顺社区坐车到区文旅局看报纸，我送过他《溧河》《六安诗联》刊物，他也赠我《皋陶研究文集》，这是他历年研究成果集锦，也是最后一部心血结晶。周老虽瘦但精神好，只是上楼有些喘。2024年，他让我参与“皋陶杯”法治故事征文，后来他的作品获奖了，这年他快板作品发表在《安徽群众文化》，我很敬佩这活到老、写到老的精神。周老去年冬仙逝。

再提几位传承故事的已故老乡贤。青山江秉中，曾在乡小学、初中、党政办、老

这个故事和中医理论“枇杷膏的止咳功效源于枇杷叶”一脉相通。我又问，那这里的枇杷和金榜题名又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？老人家笑着说，这与文峰塔有关：文峰塔建成后，传说塔基地官里有文昌帝钦赐的金笔一支，笔尖所指处，生枇杷树一株。庐州书生，考前食果，高中状元，自此山上枇杷被称为“状元果”。姥山岛至今有考前学子摘枇杷叶制书签的习俗，真

姥山岛上的枇杷

李开堯

“陷巢州”的神话，赋予了姥山岛诸多传奇色彩。不必说岛上随处可见的古木，也不必说地宫里藏有金笔的文峰塔，更不必说仙人修炼的天然洞穴仙人洞，还有白衣庵前神秘的无风地，历代文人题咏的摩崖石刻，无一不让人心往神驰。如果你每年五月初，又会发现一个更为神奇的景观，那就是漫山遍野都被金黄枇杷点缀，这儿成了枇杷的海洋，令人兴叹。

为了这一景致，驱车百里，我再次进岛。下了游轮，随人流裹挟缓慢而行。过了“三友树”景点，豁然开朗，前面便是渔村。温暖的湖风与清新的枇杷果香交织着氤氲在空气中，放眼望去，渔村的房前屋后，道路两边，都是身披金黄的枇杷树。到了“虎塘塔影”，便可见文峰塔，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茶园中香甜诱人的枇杷，熟透了，金黄泛红。

在大理石月亮亭小憩。亭子的顶部雕有花纹，檐柱上挂着“焦姥泪化珠，文峰笔生花”的楹联。穿过月亮亭，拾级而上，在三友亭旁，一桌一牌一老叟，一秤三篮二维码，牌曰“自摘枇杷，十元三斤。”付款后，家人去体验采摘之乐，我去与老人攀谈起来。老人家说，他在岛上生，在岛上长，前天刚过八十七岁生日。我困惑于岛上怎么种这么多的枇杷树？老人家说，不是人种的，是巢湖水神焦姥的眼泪点化而成



本栏责任编辑：徐媛

心路

宋明林

平安，是一生，不敢爱，不敢恨，也是一生，永远羡慕别人，又满足于自己现状，不敢动，当然也是一生，热爱生活，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，痛苦流涕过，苦干淌汗，摔倒了，白忙过，遗憾过，当然更是一生。无论怎样的一生，都要面对，要珍惜，要勇敢，千锤成利器，百炼变成钢，十磨九难出能人。这时，她在城里一家企业上班，临时居住在一位长辈亲戚家，上班路途远，落脚别人家生活总有不便，为了生活，她像蚂蚁那样，咬牙吃苦，勤劳工作，终于有了一个满意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。

到了三十多岁，小妹一次在自家院子搬移花盆时，看到盆底下一片乳白色，宛若米粒般蚂蚁蛋，她十分惊讶，赶紧把花盆放回原位，并从厨房拿来一些白糖放在花盆周围，为蚂蚁喂养幼蚁提供能量。小妹这时有家有女儿了，她深知家庭和孩子重要，更加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担当。她常常对家人讲：“蚂蚁虽小，力量很大，靠的是持久凝聚力和持久的毅力。”小妹从蚂蚁生存智慧中，更加明白了群体力量重要，她十分珍惜家庭成员的和谐，谁有困难，她都主动出手帮助。她像夏天里凉风，让人感觉凉爽，冬天里一盆火，让人觉得温暖。

小妹到了四十多岁，所在企业倒闭，下岗了，生活没有了着落。她开始租房做饭具生活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风雨兼程，很苦，很累，也很难，但她用蚂蚁精神指引自己做人做事，不仅生意兴隆，也赢得许多顾客

赞誉。

如今，小妹年过半百，心境更加开阔了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看到蚂蚁，都会想到它们超凡的特性和神奇的能力。蚂蚁身体虽小，可以举起或拖动超出自己身体重量数十倍物体；它们有独特建筑才能，能建造精巧的蚁巢；它们有群体智慧，能正确选择巢穴位置；它们有工蚁、兵蚁等不同角色，各司其职，高效协作，完成共同任务。小妹经历了半世的辛酸苦辣、人情冷暖，她懂得了蚂蚁许多习性，更懂得了蚂蚁坚韧不拔的品质，让她明白了岁月和生命的意义。现在年届耳顺的小妹，常常带着孙子，到附近公园去散步，看到蚂蚁搬家时，就给孙子背诵她记得最早的一首诗：“一行蚁上树，数行蚁下庭，欲知物性理，且复问园丁。”孙子不明白诗意，在小妹的讲解下，他知道这首诗是对自然生命的赞美。

小妹明白，人生可以平凡，但不能平庸，只要心中有远方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，这对弱者是很险，对强者是动力。人生是充实和美好，就要像蚂蚁那样勤劳勇敢，把内心活成一片海，把自己变成一棵树，历经岁月风雨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